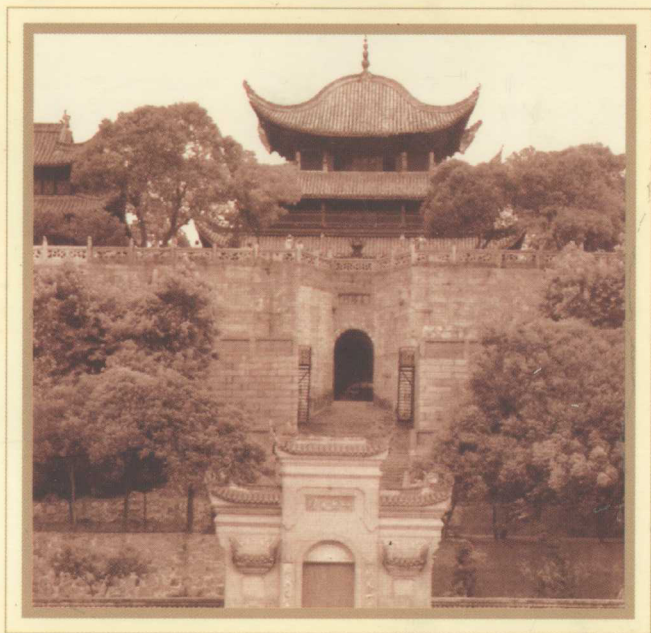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# 轮回

(二)



石楚◎著

海南出版社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轮

回

(二)

石楚

著

海南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何湘初 蒋卫杰

封面设计:阿 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轮回/石楚著.-海南出版社,1997,1

(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)

ISBN 7-80017-341-0

I. 轮… II. 石… III. 战争史-中国-明代 IV. E 294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0475 号

## 轮 回(一、二)

石 楚 著

海南出版社

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邮政编码:570201

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92.725 印张 510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二版 2003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1-5000

本套定价:43.90 元

废景帝为成5王，将忠于景帝的于谦、范广等一批大臣斩首示众。于谦被害时已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，消息传出，天下妇孺无不为之哭泣。北京很快出现了怀念于谦等人的童谣：“京都老米贵，哪里得饭广（指范广）；鹭鸶水上走，何处觅鱼谦（指于谦）。”指挥同知陈遼感于于谦的忠义爱国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收葬了于谦的遗骸。过了两年，于谦的女婿朱骥把他的灵柩运回家乡杭州，葬于西湖三台山麓。

## 第五章 野火春风

### 1

英宗复辟后，不思悔过，昏庸如初。他先是下诏恢复王振的官位，并以木头刻成王振的形状，招魂安葬，祀其牌位于智化寺，赐其祠名为“精忠”。尔后提拔王振的余党——太监曹吉祥为司礼监，总督三大营。

这曹太监与王振真是一丘之貉。得宠后胡作非为，横行朝中。他的侄儿曹钦、曹弦、曹铎、曹馆等人都是些奸诈凶狠、无德无才之辈，却都被任命为掌握兵权的都督，曹钦还被封为昭武伯，开明朝宦官子弟封爵之先河。曹太监经过几年苦心经营，自认为羽毛已丰，便与侄儿们蓄谋造反，企图用武力推翻帝位，取而代之。后因机密泄漏，曹太监被处以磔刑，他的侄儿遂狗急跳墙，发动军事叛乱，若不是怀宁侯孙镗率西征军全力镇压，将其扑灭，朱家王朝恐怕就变成曹家王朝了。

1464年正月，38岁的一代昏君朱祁镇死了。他的长子朱见深即位，改元成化，史称宪宗。这宪宗与他的糊涂父亲一样的糊涂。他登位时只有18岁，却宠爱一个比他大17岁的半老徐娘万贵妃。中官太监、方士妖僧，莫不以结欢万贵妃为进身阶梯。太监汪直是万贵妃居住的昭德宫的内使，因擅长于奉迎谄媚，深得万贵妃

的喜爱。万贵妃便让宪宗任命汪直为西厂(朱元璋曾建东厂、专令中官司事,伺察外情。宪宗登位后,在东厂之外又设一西厂,其声势在东厂之上)总管。汪直得了这个炙手可热的头衔,遂掀风作浪,兴起大狱,冤死官民,不计其数。朝廷诸臣慑于汪直的威焰,既不敢怒,也不敢言。一些位尊权重的官员,如吏部尚书尹曼、左都御史王越等竟然也巴结汪直,见面后下跪磕头。

唯有大学士商辂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便冒着生命危险上奏宪宗道:

“近日伺察太繁,政令太急,刑网太密,人情疑畏,汹汹不安。盖缘陛下委断于汪直,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。中外骚然,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?往者曹钦之反,皆遂果有以激之,一旦祸兴,猝难消弭。望陛下自宸衷,革去西厂,罢汪直以全其身,诛韦瑛以正其罪,则臣民悦服,自帖然无事矣。否则天下安危,未可知也?臣不胜惶惧待命之至!

宪宗看完奏疏,大怒道:“用一内监,何足危乱天下?”当即命内监怀思去诘责商辂。

商辂对怀思正色道:“朝臣不论大小,有罪当请旨逮问。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,是第一桩大罪;大同宣府,乃边疆要地,守备官重要,岂可一日偶缺?汪直擅械守备官,多至数人,是第二桩大罪;南京系祖宗根本重地,留守大臣,汪直擅自搜捕,是第三桩大罪;宫中侍臣,汪直动辄易置,是第四桩大罪;巧取豪夺,大肆兼并良田美地,汪直一人竟达二万多顷,是第五桩大罪;汪直爪牙依仗主子威风,占土地,敛财物,污妇女,无恶不作,有恃无恐,百姓稍与分辩,则被诬奏陷害,是第六桩大罪;汪直与王越等人结为心腹,互相表里,狼狈为奸,威焰日盛。天下之人,但知有西厂,而不知有朝廷,但知畏汪直,而不知畏陛下。乞陛下明正典刑,以王振、曹吉祥等奸臣结党营私、祸乱社稷的惨痛

教训为鉴戒，切勿重蹈覆辙，遗恨终身。”

内监怀思将商辂的直陈意见回复宪宗，宪宗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学士未免言重了，罢了，罢了。”既不追究汪直，也不诘责商辂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

如此糊涂昏庸的皇帝，加之用了汪直这样奸诈凶残之徒，朝廷岂能安宁，国家还有个什么好？

仅官僚地主阶级争相掠夺农民土地一项，就闹得全国鸡犬不宁。有权有势的贵族，不顾农民的死活，以各种手段霸占农田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少则达几百亩，上千亩，多则竟达六万多亩。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，承受着高额的地租剥削，徭役负担成倍增加。农民忍受不了这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只好背井离乡，四处逃亡。

官逼则民反，自古使然。走投无路的农民为了活命，往往会用最极端的方法去对付欺压他们的统治者，陈胜、吴广是这样，和平时期的山东妇女唐赛儿还这样，英宗时期的江西矿工叶宗留、佃农邓茂七也是这样。宪宗时期的农民自然也不会例外。

惊雷滚滚？风暴骤起，山摇地动……

## 2

在通往荆襄山区的小路上，一。行走着无数面黄肌瘦、衣衫褴褛的农民。他们都是因失去土地后无法生活下去，才纷纷逃亡到这太山里来寻条活路的。

“站住，再走就要你们的命！”一声断喝，击碎了这些农民的最后一个梦。他们抬头望去，只见进山的各主要路口上，都设有关卡，荷枪持刀的官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，那架式，好像再

往前迈一步，他们真要动枪动刀似的。

胆小的农民被眼前的情景震慑住了，站在原地不敢动弹。有几个胆大的农民一面向官军点头哈腰陪笑脸，一面试探性地移动脚步走过去说好话：“嘿嘿，官老爷们，我们进山挖点野菜就回去，决不久住。行行好吧，不然，全家人都要饿死了！”

“胡说！”一官军吼道：“你们这些刁民，放着土地不种，却偏偏要跑到这山里来，定是游手好闲，贪吃懒做之辈，还不快快退去！”

一年长的农民苦笑了两声：“官老爷有所不知，我们若有土地，何必要往这里走。我们的土地早被有钱有势的人占去了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，朝廷有令，荆襄山区为封禁之地，流民一概不得入。”一官军不无炫耀地说：“告诉你们，朝廷马上要派兵镇压山里的流民，你们别自寻死路，快快返回去吧！”

携家带口的农民见官军不放行，只好快快退回。然而，绝大部分农民还是利用黑夜，从官军不注意的地方，偷偷摸进了山里。

明廷一面派兵设卡，禁止农民进山，一面遣地方官员进山劝流民下山。流民们不听，官员们便威胁说：“朝廷有令，再不离开这儿，就要派兵镇压，格杀勿论！”

这话的确不是吓唬人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见流民们依然呆在山里不走，朝廷便筹调兵马，准备动武。

风声越来越紧。流民们得此消息，顿时惶惶不安起来。

这是1465年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，在一座紧贴石壁、用石头垒成的房子里，十来个愁眉不展的流民，围着一堆燃烧着的柴火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官军要进山镇压的事儿。

“刘大哥，你拿个主意吧！”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一个脸膛宽阔、身躯健壮的中年汉子身上，等待着他的决断。

这汉子名叫刘通，是河南西华县人。因臂力过人，能举千斤



石狮，人们便送他个外号刘千斤。他和其他流民一样，也是因生计所迫，流亡到这山里垦荒种地的。此人侠肝义胆，乐于助人，在流民中颇有威望。大家遇到疑难事，都愿找他商量。

“刘大哥，你说话呀！”一农民催促道。

刘通“嗵”地一下站起来，愤愤地说：“朝廷欺人太甚，硬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。家乡的土地，他们占也就占了，我们不争不要，跑到这深山老林，自己开荒种地，碍着他们什么了，为何还不允许？还要赶我们下山？下山后没土地，还不是要饿死？依我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咱们干脆跟官军拼了！”

几个流民吓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说话。

一流民唯唯道：“刘大哥，跟朝廷动武，这可是犯死罪的啊。”

“怕他个毡，不拼是死，拼也是死，还不如一拼到底，死了也痛快！”刘通怒眼圆睁，气咻咻地吼道。

大家一听，觉得是这么个理。一流民便跃跃欲拭道：“刘大哥，你说怎么个拼法吧？”

刘通皱着眉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回头瞥了一眼坐在最角落默不作声的流民石龙，问道：“石老弟，你过去走州过府，比我见多识广，你拿个主意吧。”

石龙看上去比刘通小几岁，虽一身破衣短衫，但掩盖不了他脸上的斯文之气。从他白皙的肤色和沉静的气质判断，这是一个过去家境较好、爱过文化熏陶的人。此时，他见刘通征求他的意见，便声调平稳、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刘大哥的主意我赞成。反正总是个死，就看怎么个死法。被官军捉去砍头示众，是一种死法，像秦末农民陈胜、吴广拉起队伍造朝廷的反，也是一种死法。我看，这后一种死法，值得。”

一农民忐忑不安地问：“咱们势单力薄，没有家伙（指武器），能行吗？”

石龙仍是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能行！当初陈胜、吴广起义，也没有家伙，靠棍棒和劳动工具，不照样打败官军？”

刘通粗声粗气地说：“石老弟，既然主意一定，你就替咱谋划谋划，看采用啥法子才好？”

“我想，”石龙呐呐道：“先把山里的穷兄弟们组织起来，进行训练。”

“这不难！”刘通插言道：“我估摸着，这一带的穷兄弟们少说也有百八十万，他们和咱们一样，对朝廷早恨得咬牙切齿的，只要咱们挑个头，还愁拉不起队伍？”

石龙赞同地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咱们所处的荆襄山区为全国最大的封禁之地。”他顺手捡起一截树枝在地上边画图边讲着：“你们看，这块禁地西起终南山东端，东南到桐柏山、大别山，东北到伏牛山，南到荆山，位于秦豫楚川交界处，汉水自西而东，横贯其间。北走邓宛，南下荆襄，西经上津以达武关，为东西咽喉要地。而且，这一带山高岭陡，林青茂密，地形复杂险峻，是老天赐给咱们聚众造反的好地方。只要横下一条心跟朝廷干，大事不难图！”

“中！中！中啊！”刘通经石龙这么一说，顿时心花怒放，信心百倍起来：“石老弟，快说说咋个干法？”

“是啊，咋个干法？”一个叫冯子龙的年青农民也急切问道。

石龙思忖片刻，说道：“官军来打咱，咱在山里转，官军若撤退，下山去追赶。”

刘通揣摩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是说，咱们这个法子，就叫凭山据守，下山出击？”

“对！”石龙缓缓地阐述道：“官军来了，咱们就在山里跟他捉迷藏，让他驴拉磨一样转圈圈，等他转累了，转烦了，转不动的时候，咱们就狠狠揍他。天长日久，官军势必损兵折将，人疲马

乏，粮草断绝，不得不收兵退还。到那时，咱们就下山去穷追猛打，攻城掠地，扩大地盘，收集财富，招兵买马。”

石龙一番宏论，将在坐的几个穷汉子的斗争热情鼓动了起来了，大家眼中放射出兴奋、憧憬和跃跃欲试的急切的光芒。

冯子龙激动地跳起来说：“古时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桃园三结义，我们欲图大事，何不效仿古人？”

一直不说话的中年农民尹天峰，这时也按捺不住地嚷道：“依我看，以刘大哥为王，石老弟为军师，其余兄弟为将帅，说干就干。”

“我赞成两位兄弟的意见，不知刘大哥是何想法？”石龙问道。

刘通见大家都向他投来鼓励的目光，沉吟片刻，果决地说道：“我刘通虽力举千斤，也不过是匹夫之勇。兄弟们若不嫌弃，我情愿一试。今日结义，既无香烛，又无美酒，那就对天而拜吧。”

大家听了“呼”地跪成一排，双手合十，目视着门扉外的苍天，跟着刘通朗声发誓道：

“今为生计所迫，结义反抗朝廷，成功失败，在所不惜。富贵同享，祸难同当，今生今世，永无二心。不仁不义，与此木同罪！”刘通将一根碗口粗的木棒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折作两段，投入火中。“噼噼啪啪”一阵乱响，火势更旺了。

自从这个非同寻常的夜晚过去后，刘通、石龙他们开始了紧张的起义筹备工作。

四月间，起义正式爆发。

起义军占据梅溪寺，高揭黄旗，推刘通为汉王，改元德胜，设元帅、将军、总兵、先锋等职。

湖广总兵李震得到流民起义造反的警报，立即派指挥陈开率数千人马前去征剿。陈指挥以为几个流民闹事，不堪一击，便满不在乎地引军冒进。

起义军按照军师石龙设计的作战意图，避开官军的锋芒，用少量兵力引着官军在大山里转圈圈。

官军士兵长期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，哪受得了钻山爬岩之苦。十几天下来，一个个被拖得面黄肌瘦，精疲力竭，哀怨声不断。一天中午，疲惫不堪的官军正埋锅做饭，忽听山谷中响起震耳欲聋的喊杀声。张惶四顾，只见前后左右的山岭上，成千上万的起义军手持长矛、大刀、弓箭、鸟铳，猛虎般地向他们扑来。

官军见被包围，顿时乱作一团。陈指挥急忙挥刀高喊：“慌什么，流寇乃乌合之众，还怕他不成！”话音刚落，“嗖”地一声，一支利箭射中左胸，陈开惨叫着倒在地上。

众卒一看主将毙命，更无心抵抗了，各自纷纷奔逃。

起义军乘势追杀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将数千官军全部消灭，无一漏网。

这是起义军成立后的第一仗。首战告捷，对全军无疑是极大的鼓舞。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，增加了斗争的信心。

刘通、石龙决定乘着首战取胜的高昂士气，引军下山，攻城掠地。

攻襄阳，克邓州（今河南邓县）、掠汉中。所到之处，官军屡战屡败，流民纷纷响应，起义军迅速发展发展到数十万人。

“流寇造反”的警报一封接着一封地飞向朝廷。朝廷这才感到“贼”势猖獗，非同小可。急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，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，太监唐慎。林贵为监军，率领京营、山东、湖广及河南军队，分三路围攻起义军。

刘通、石龙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，在梯儿崖设伏以待。

官军鉴于陈指挥惨败的教训，处处小心谨慎，每次都是先派前哨部队侦察一遍后，才敢行动。

然而，山高林密，地形险峻，总有侦察不到的地方，最终还

是中了起义军的埋伏。梯儿崖一战，官军伤亡达数千人，损失大量枪械辎重，甚至连神机铳炮等先进武器也落入了起义军之手。

翌年3月，明廷再次征调重兵进攻起义军。兵部尚书白圭侦悉起义军在豆沙河诸山中驻扎时，遂命令部队分四路围攻：一路由偏将林贵、鲍远率领，出远安北进；一路由喜信、王信率领，出房县东进；一路由王恕、刘清率领，出谷城南进；白圭自率大军出南漳西进。总兵官朱永患病，留守南阳。

东西南北四路兵马，犄角并进，互相策应，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

刘通、石龙见官军四面压来，形势异常严峻，遂商定采取避战远走的策略，以便保存实力。具体部署是：刘通自率主力走寿阳，出陕西；大将苗龙率一部走大市（今湖北省保康县西南），出远安。

刘通率主力到了寿阳，不料被官军截住。刘通见势不妙，转军向大市急进，准备与苗龙部会师一处。

官军指挥田广挥兵尾随追击，将起义军压缩至古口山，尔后扼住山口，等待大军到来。

明大军一到，便发起猛烈攻击。

起义军顽强抵抗，拼死搏斗。刘通的儿子刘聪、都司苗虎等一百余人在战斗中牺牲。

刘通深感寡不敌众，阻击难以奏效，只好退守后岩。

明军兵部尚书白圭身先士卒，乘势紧逼于岩下。不料，山上的石头如雨点般抛落下来，破头碎额者不计其数，官军鬼哭狼叫，纷纷后退。

白圭见正面进攻损失太大，一面命令刘清率千余人，从间道绕到起义军后面，一面继续督兵从前面佯攻。

起义军只顾前面，忽视了后面，正在酣战的时候，突闻后面

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。回头望去，只见满山是火，烟焰冲天。刘通见腹背受敌，急命部队突围。

山道崎岖，石崖陡峭。起义军慌乱撤退，许多人性急踏空，坠入悬崖绝壁。来不及突围的，不是被官军杀死，就是被活捉。

在这最后时刻，只见刘通手提大刀，左右飞舞，呐喊声不断。官军数百人将他团团围住，但难以接近他的身躯，反被他砍死数十人。

白圭见围住了刘通，本想抓活的回去。没想到刘通武艺如此高强，连杀了这么多士卒，便命令弓弩手开弓射箭。

刘通连中数箭，大吼一声，倒在地上。这时，明军士卒一拥而上，将刘通按住，用铁链缠住其身，尔后用本杠抬去。

刘通、苗龙等三千五百多个将士被俘后，白圭又下令抓走了起义军的家属1万多人。刘通、苗龙被押解北京，惨遭磔刑。其余被俘的将士和家属，凡年龄在10岁以上的男子，也统统被惨杀。

只有石龙率领一部分将士突围西走，进入四川，连破大昌、巫山等县。白圭率明军尾追不舍，合围月余不果。白圭便采取离间之计，诱招石龙的部将刘长子。刘见利忘义。遂将石龙、刘通之妻连氏以及将领常通、王靖、张石英等逮捕，送交白圭，全被处于磔刑。

荆襄告平，朝廷封朱永为伯，进白圭为太子少保，其余将领各加官进禄。

有道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刘通、石龙领导的起义虽然失败了，但流民仍然屯聚在荆襄山区不肯离散。距起义失败只有短短四年，流民李原领导农民重新举起义旗，同统治阶级展开了英勇悲壮的斗争。

李原外号叫李胡子，原是刘通的部将。刘通失败后，他潜伏山区，秘密活动，准备新的起义。起义后，他自称“太平王”，远

近流民闻风响应，趋之如归，队伍很快发展到百万人。

明朝统治者极为震惊，速命都御史项忠率精兵 25 万人入山镇压。

项忠诡计多端，阴险狡诈。他于次年正月抵达襄阳后，便采取剿抚并用的伎俩：一方面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，一方面以准许认耕复业为诱饵，诱骗流民离开起义军队伍。

一些流民果然受骗上当。他们听说准许认耕复业，纷纷离开起义军。那些没有离开的流民也人心惶惶，犹豫观望。致使起义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削弱。

项忠见自己的分化瓦解政策收到奇效，心中暗喜。于是，便乘机对起义军四面兜剿。年底，将起义军主力围困在竹山县境内。一场恶战，起义军损兵折将达 40 万从之多，起义军领袖李原以及部将小王洪、石歪膊等被俘。

刽子手项忠镇压了流民起义后，立刻露出其凶残的本性，对已“认耕复业”的流民实行血腥屠杀。而且，还把 1 万多流民发配到湖广、贵州充军。这些人在途中被虐待，加上瘟疫，大多死于半路。其余被强迫还乡的大批流民，因饥饿和瘟疫而死于途中的竟达九十余万人。

1476 年，中原地区遭受旱灾，粮食欠收，饥民们又如潮水一般涌进荆襄山区。明廷担心继续封禁，不但禁止不住，还会再次激化矛盾。只好被迫撤消禁令，允许流民在山里附藉为民，开垦荒地、永为己业，并设立郟阳府，下领六县，把流民纳入版藉，征收赋税。

从此，荆襄山区才得以平静。

## 3

就在官军与荆襄起义军激战方酣的时候，兵部尚书王弦收到了来自广西守军的一封警报。警报称：广西瑶人侯大狗、嘯聚数万人于大藤峡，攻城杀吏，其势甚张。修仁、荔浦、力山、平乐等地诸瑶纷纷响应，出没山谷，守军数次征剿，皆不能制。目下乱势已蔓延至广东高（今广东省茂名县）、廉（今广东省合浦县）、雷（今广东省海康县）之境，恳请调兵选将，挾伐征讨。

王尚书看完警报，立即面奏宪宗，陈述进兵之策。宪宗唉叹道：“原想做几天太平天子，没想到襄荆之乱未平，又冒出个广西之乱，看来，朕是个没福气的人哟。”

“皇上不必多忧。自成祖先帝以来，祸乱层出不穷，皆被一一扑灭。何况眼下的祸乱由来已久，并非皇上所致。”王兹劝慰着宪宗。

宪宗点头道：“爱卿谙熟兵事，可速选得力之将，领兵讨伐。”

“臣已初选数将，不知当否？”王兹说。

“爱卿但讲无妨。”

王兹道：“都督同知赵辅可为征夷将军，都督佥事知勇可为游击将军，浙江左参政韩雍可为佥都御史，赞理军务，太监庐康、陈宣为监军，户部尚书薛远督饷，御史刘庆、汪霖任纪功。”

宪宗问道：“韩雍能担此大任吗？”

“皇上有所不知，韩雍乃文武兼备，智勇双全。臣去年去浙江巡军时，但见他治军严明，训练有方，在军中颇有威望。”王兹介绍道。

“那就依爱卿的意思办吧。”宪宗批准了以上人选。



进剿的命令很快下达了。

韩雍接到命令，在南京会齐诸将，共议进兵方略。

诸将建议说：“两广残破，群盗屯集，应分兵扑灭为是。为今日计，莫若令一军入广东，将众贼驱散，然后用大军直入广西，节节进剿，方可破贼。”韩雍冷笑道：“诸将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试思贼已蔓延数千里，所至与战，将士疲于奔命，难以奏效。不如仗着锐气，直捣大藤峡巢穴，南可援高、肇、雷、廉，东可应南昭，西可取柳庆，北可断阳峒，诸路首尾相应，攻其腹心。巢穴既倾，余贼如釜底游魂，可迎刃而解。舍此不图而分兵四出，贼益奔突，郡邑益破，无疑于扬汤止沸，以风救火。”

诸将闻听，不得不钦佩韩雍技高一筹。

征夷将军赵辅早听说韩雍之才，今日一见，果名不虚传。他暗忖，以韩雍的能力，足可以灭贼，自己何必去操心呢？弄不好，碍手碍脚的，反而误了大事。想到这些，他当即宣布：“韩将军乃文武全才，此次进兵，悉听韩将军调度，不得违忤！”

韩雍也不推辞，率领诸军由全州向桂林进发。行至兴安，与敌遭遇，韩雍挥兵厮杀，大获全胜。唯有指挥李英等四人观望不前，韩雍当即将其斩首示众。将士们见了，受到震慑，士气为之大涨。

部队行走了近两个月，终于到达桂林，韩雍召集诸将部署作战任务。他指着地图朗声说道：“大藤峡位于广西浔州境内，有一如斗的大藤横亘浔江两岸，仿佛一座桥梁，因此称为大藤峡。峡北有平乐、荔浦、修江诸县，西有柳江，东有永安、昭平。峡北一带岩洞俱多，竟达一百余处，最幽深险峻的，有仙女关、九层崖丈洞，峡南有牛肠村、大岵村等险要。贼众以修仁、荔浦为羽翼，本次作战当以先剿平二处，使其势孤。”

诸将应命，遂督兵 16 万人，一分五路向修仁、荔浦进攻。